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卷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滿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  
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  
以考論其世故儻具負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  
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  
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覦於  
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貧往教遐邦祗自虞於見短徒  
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  
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惟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  
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踈賤之美  
徒抱私誼重違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

絕倖門每於斯道窮家希濶之中爵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  
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  
俾允實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墻愛博願悉  
各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謀最于學爵命自天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歲月以為勞雖哀然舉首之  
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覆禮又為之持加即  
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之彥收中雋之功因難見奇  
允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  
隄防之詳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  
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  
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敵國事  
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倖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  
爰弭寇丁之車禱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邁范富之歸蓋嘗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長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肅羣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砥柱景通與走趨之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之游輝光自近教令在之數雲壤攸同暄冷不齊  
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太和

與福建世運副

風憲一臺歸于正豈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深莫

喻折愉之至委官刑於太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凋抱圭  
璋而不琢承宣淮右之言入覲明嘗建父長之  
策所以不推愛愛命嘗中於機會薄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者言其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  
愆之任則無服說鬼惡之諷方平之遣發大臣景仁深陳  
其非是邪惡之追窮往事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

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俗難具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  
繼今而受今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教豈  
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餘輝映  
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敦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元

為生民之作薦園丘清朝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  
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  
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  
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  
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繼  
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建軍世有令名於今  
薦紳孰為先進存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寵光之時乃遠  
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彌高善類  
大息然而拜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  
裸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黃綬  
之風欺者豈忍春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

今在按撫頭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間會幸之一。欽慕惟深。晚得所圖。逝將既見。某言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蘊藉固宜。宦達之難。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曷間居他無愾色。官為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合桂楊趙守

交賢聞山幸。徽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牋翰之先施。紈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

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宜民。員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陲。有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家。或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甘棠所。芟之。餘尚。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度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迨以諸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之學。跋彼羣老。凄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水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散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  
事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知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  
圖逝將聽罄效以自寬抑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譏之致

谷揚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慰面墻某官以湖海之豪擅 之譽繇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帙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游  
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水惟舊郡粵自熙朝  
興計借者間歲有之能官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  
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 其弗友迪以多聞固假  
守之急先亦 居之嘉賓 可或廢樂多千木之風獄市

所容奚上問至公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既  
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  
汲古之學潛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藉甚縉紳之譽循次而  
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青青衿佩之伍雖名  
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墻曷堪乘障聞風而悅迺  
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  
磋之不聞儻未瘳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  
蓋之初

答桂楊王教授益祥

內交遂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賜勤斯迺見相先之誼未知所  
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抵以其邁往不群之氣

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庭者千  
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  
依賢乘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李亦空  
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戴窺正始之音殊識  
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楊吳瞻軍裝  
思先生之不見雅有典刊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及方將分  
半席之共事 貽朋箴之過嫌雖以自寬未知所報某官  
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  
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  
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亮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  
而幸甚矧惟乘障夏在面墻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度  
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逆歸之適止可與共學儻惟當事洙泗  
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欽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不冒皆  
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  
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叅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  
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  
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母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  
莫窺其慍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踈愚尤所幸蓄  
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  
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九同衡嶽之盟悉

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  
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儀於清  
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園丘清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  
月還馳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  
加嘆萬里來婦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  
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枚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內之福  
某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寅緣  
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  
而願言受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  
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 併誦屬心之入儻辱以書生  
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公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隣爰修使  
聘之儀以篤邦際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  
擅圭璋顯印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允重  
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况江亭遺詠邦君  
寔王佐之才且柳岸瞻言刺史有嚴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  
煩公將暮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  
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栢之高  
正使澡身猶慙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言謗之可逃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于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迺同與國之盟即  
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學本



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  
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始  
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盡歸西省之班服長淮迺掌北門之  
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  
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疋吝之餘空踈如故胥乘墮屣在  
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隙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  
膝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安彼同撤  
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曩  
爾桂陽已非古郡析柳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  
刺史之所不察三厥壤處部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

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  
善狀為誰纒一二人而已間或收効於毫髮嘗掛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刻章至於尊遠越在它邦之上矣如  
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致績於僉言以見公  
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鈔掣晚但謀於稻梁豈  
謂誤恩遽叨假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來  
拘儒之見徒動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無懸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  
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然竟以拙誠  
而見錄其官當今先進薄海遠寧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  
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  
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

亦被甄明其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  
以為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養言衛獄之確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暨群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其官居今大雅  
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嚴  
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閔盡程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  
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庸之愈偉曾物望  
之誰如蕭家東嘉黎盛問而可數指麾鄂潯叔并電以無諱  
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衣之吳遲撥  
以比年宜各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其甚矣面墻於  
焉乘障世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求拘儒之見  
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廼有萬間之庇顧惟列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膏近魯侯之色笑其為終  
實倍等倫



上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昔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共惟某官才  
足以緝熙於天維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  
許身衣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遭時  
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人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  
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為舊學未常入摠於百官鬱侯之為宗臣蓋亦借頌於四皓  
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彌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  
鮮出動勞之右如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 綸告之四

觀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蒙樹藉有周南留一之詞而迄值  
可嘉在河水朝宗之數轉因賀贖併叙感悰一傾之私敷宣  
周既

賀留右相

恭審煥揚大號晉陟中台以溥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  
廣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厭直於甘泉亦既見思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  
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名從帥閫謂見大夫之  
無人權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計謨屬耳續用藹然遂繇  
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

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造類此矧爾壽皇之高蹈欲傳  
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  
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華夷為之震疊某嘗瞻英衮及聽  
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馬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召從外間入告嘉猷擢真上宗晉叅大政共惟某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王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  
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  
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曠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曆  
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爾壽皇之

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食  
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  
之心泰道方亨宜上禮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  
私衷

賀曹同知

大號之敷元極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  
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  
忘平生之允要至於善截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歆然  
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感而不動位尊而攝恭與人  
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  
以一長而過人而公廼無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  
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甘盤之為舊學初無  
託命之三篇鄭侯之為宗臣亦藉尚山之四皓未有早朝

闡之正晚陪神器之傳龍光獨隆載籍鮮儼必有非常之報  
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與顧附青雲而後顯  
漸非士君子之倫截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  
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其官當今先進  
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  
季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凡在具依之列咸輸  
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的勞之野定應入麒麟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并  
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  
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享義取觀願宜明

享聖人之養幸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慶善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絲幸為諸生將擊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茲之邊瑣界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  
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揚介於湖嶺中興至此  
九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又次然後序  
遷未有輒為當路之聯越在它邦之上重念其疎愚如故哀  
情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  
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  
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曷百顛於盈滿之餘以寵  
為驚未知所稱某官獨亮二聖整肅百工秉國之鈞目具瞻  
而下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無容故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  
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特明於隆指勅勞安宅

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  
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生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不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  
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諱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  
摠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肄三偶值勞還之  
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  
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  
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界于中權之寄自

其分閩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舳舻相銜  
九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  
之歸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又居之地然一變已足則他皆  
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稻粱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  
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聯事之數自知其審  
公論 謂何與文子以同弁詎敢衡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  
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德邵  
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守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  
克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視古等夷方兩

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遊最久聯事最堪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  
乘之休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之資  
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  
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守之懷  
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  
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  
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驟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  
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獨賢抑柰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為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為隱憂滿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為患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今曾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迺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弗遂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荅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嘗有心於推轂粵來謙問益感哀崇其官大雅不群成功可紀

本其素履有嗟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鄩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邁屬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揖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推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大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戶之  
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  
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踈如初哀情已甚自別  
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蓋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  
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啓

谷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達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  
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首况廼占五緯蓋荆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  
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衆傳之有期先之報章  
行矣拜况頃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已繫  
吾人之消長

卷之三十四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諸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  
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格採之  
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  
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利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  
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  
人亦昧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  
道十佛之經尚未繼天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茲某  
偶因乘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  
憂在癯官無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慘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采  
甚盡審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主

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作要之路過家上  
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湏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  
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扉則  
人自不寬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端歸自期某嘗託下  
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  
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  
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  
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端  
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  
占以為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迺如胥  
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丈而受  
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曹乘  
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  
毛序齒宜端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迺如胥慶矧  
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重計  
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曹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  
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  
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荅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休永

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讐  
借曰故人曾縹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况  
復蒙成遠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貧之風  
人將謂何盖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  
迺是持凡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丘未見人皆  
多季布之賢徇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謙之已過謂  
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  
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中  
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  
而又養以靜重養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  
長取諸三院之職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別屬清明之始方  
須是正之賢譬咨百工誰克堪弄甲之選孤立一意公素有  
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  
班某辱在下風頭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壽  
切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選

先幸恩輪達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須  
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今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發於謙  
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執重臺綱何近  
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譬咨  
百工誰克堪弄甲之選除書所備群聽無謹某辱下交儼  
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恭道方亨直上體朋亡

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傳提舉伯壽

筮蹟周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  
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逢肯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  
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奄有衆  
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袖日室之箴分治天官之日爰方  
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七  
忠孝奕世莫溢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七方太息公  
已端歸某瘵曠之餘覆設何幸况尚懸於小事而近託於下  
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看棟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至訖蒙  
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界

安所部罔已見大造保全之

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疎甚意惟  
竊祿以為暮年飽粥之謀勢可投閑庶遂平生事現之察官  
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來之寵分符  
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七何有矧今漕事絕  
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平既久不出數端  
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  
俗雜民徯正源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以深恐不  
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  
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慶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資生  
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登雖無軍旅之興之憂  
銜書其寬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進益不自安請惟厚字之由

有稟言之助伏念某庸疎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為燈火之謀  
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州縣之  
勞浸陞於撫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妨賢持以  
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驚終乏風沙  
之力矧此湖湘之寄又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  
任辯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誼當激揚則有姑息以贖人  
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  
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  
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獲  
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在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覲問俗  
已來宣周隲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

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高分半竹胡州縣  
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  
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乎及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  
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  
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丞相

乎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盛而  
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  
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而無智  
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冀為豐饗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攷前  
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迺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  
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

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  
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乎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  
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  
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  
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大尉為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  
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况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  
不朽

賀胡叅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曾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門學知今日之訐謔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丘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作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

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允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則是遠交之好誰知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負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替喜實多公論不吐猶曰用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鑿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曾惟元子對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寓一陽之始共惟皇太子大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垂豐豐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稟時丕祉為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更玩震亨之修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甫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仰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怡釋耳某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  
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  
固曰運運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蒙釋節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蒙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蠻軍不保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命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平出漢賦中丞顏秘  
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則增價余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糞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役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  
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焉凡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谷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它委訪網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其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更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幸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蓋謂之貢俗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  
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誼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為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  
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闕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為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  
惠也寵光之未 戒今之不趨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吞將以成具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將擇日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誌仲首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散事水已過巖下良用然安之飯之粗足  
亦屑就何耶僕又厭此如沐淋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欲  
漸與人疎稍回觀策自警督視家各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  
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平子貴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  
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富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輕深悔恨亦  
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  
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何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薄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

來教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人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元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臺符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孰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貴劉大君  
王詹事皆竟不瘳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八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慘識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僮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及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詢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隆教一一具報後許溥報書  
亦書略布淺漏以未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歎

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較不苟之意為請始言輕無效  
許溥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論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頑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和繁  
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  
悅諱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忘越期年定

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造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决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呐  
呐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與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埃

與鄉守曾仲躬

瑞安脚刺錢知蒙口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錄省符押漕撥也如  
漕撥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曾不如勿倚問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惠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  
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得提催率勸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撥擐夫役不給祿試未易論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詞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其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  
之奉從我予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微艾當蒙亮悉然

專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谷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飯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考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美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後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窮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亡之抑揚蓋闕恐非人事也

吞朱文昭

書問濶踈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尉釋彼所貺字帖具審所論撰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可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函弁思緒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呂君作墓又迫蕃叟弟堯先叔匆匆端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

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言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高之或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亦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嘗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晉遠舜承

下論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志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堅立之幾紹

興季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亦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永則講求廢陞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谷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從宅親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間居頃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契未知會期願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栢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潤日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一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

史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為未幾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  
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餘  
賁疏亦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說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疑

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說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與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

周亡而秦漢出矣以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究太史公書  
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立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 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

戴 德毛莫並出各有所看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遷卒家學乃盡 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  
董仲舒 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流萃為一篇駢駢雜論自五帝紀以下誠有依據五



歸云不再據信橫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迺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必  
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年書

谷黃又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火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  
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為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邶鄘衛明  
甚三監誅廢管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營空置  
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刑牧之境總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天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美邶鄘曹鄘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

無祀紀及其厥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  
曹鄆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終風以坤鄆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域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域不見於經傳何獨坤鄆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類雖其邊國皆大國也故案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案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為  
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齊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之  
里十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六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母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更在邦域鄭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曰惟實至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  
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  
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依  
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聯絡未  
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  
啾啾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  
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孰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  
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  
勞之氣老兄跳踉踉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  
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  
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達成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  
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  
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請人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  
安也以兄之奇偉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正大遠  
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便謂兄貶  
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  
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  
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  
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  
福懌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聚頭又

堪輿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捧之過，近來哀情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擲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于敗闕。只是侵砌闕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漫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悲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面捧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一趕趁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

初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緊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無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忘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這箇工夫，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婿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禮。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弊中。盡室驚喜，嗟乎恠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問巷蟻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老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叫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在  
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識  
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看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之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美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 錢以上名白係首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 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豈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 是盡歸公上而漕失  
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  
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界以總輸之寄豈與  
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  
昧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案伏  
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衆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思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瀾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慕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藥如米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感前設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章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文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予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文不受其礙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沫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其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主角此是大憲知者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讐言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闊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中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九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犴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減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拈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官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荅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東方此歟作承命重為不敏其衰  
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幾向者  
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充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述示吳門書葉  
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  
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殺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齋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  
及門矣謾塞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也一笑一  
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  
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  
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為然否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來長編過眼數卷便昏  
澁異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來論方  
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  
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彘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  
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無  
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為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  
年則其間事辭輻輳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  
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采書所謂實事本末



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  
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  
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  
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